

伏牛山看新变

■编者按

山峦迭起,伏牛山西接秦巴,绵延八百里直插中原。

脱贫攻坚前,这里是中原西部的“隐秘角落”。茫茫群山里“藏着”河南面积最大、贫困程度最深的县,“藏着”“中国钼都”,“藏着”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唯一的“天窗县”,“藏着”守护京津冀豫近亿人“水缸”的河南扶贫开发最难县……

脱贫攻坚开始后,这里变身中原与贫困战斗的“最前线”。河南最贫困县打造出全省最大的异地搬迁扶贫社区,万余名贫困户迸发强大内生动力;备受生态之困的“中国钼都”破茧重生,13万人端起旅游饭碗,变身旅游大县;唯一的“天窗县”依靠小香菇“三级跳”走向世界;守护京津冀“水缸”的扶贫开发最难县摘下贫困帽换“绿装”……

于无声处听脱贫攻坚的号角、“两山”实践的强音响彻八百里伏牛,伏牛山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改造一座贫困之山的同时,也正在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历时两周,带你走进“隐秘角落”典型县的“最前线”,看正在发生的伏牛山新变。

左上:这是8月25日拍摄的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景色。

右上:在河南省卢氏县兴贤里社区,小朋友在“妇女儿童之家”做游戏。

左下:在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老君山景区,游客在欣赏雪后美景。

右下:在西峡县河南伏牛山百菌园,工作人员在车间封装用于出口的干香菇。均为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



淅川:绿色“五字经”,守住京津清“水缸”

远处的汤山堪为见证。1974年,为了发展,占地5千亩的汤山建起水泥厂矿场,此后数十年,半壁山体被挖空,碎石粉尘一步步逼近丹江……

迈入新时代,为守护绿水青山、走绿色脱贫之路,淅川县承担“断臂”压力拆污拆小,近年来拆掉350多家污染企业、600多家规模养殖场和5万多个养鱼网箱,一度财政下降、群众上访不断。“保护水质是1,其他都是0,先写1,再画0,不然再多0也没有意义!”面对压力,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向干部解释。

拆掉污染存量,还要拔穷根、谋发展、促转型,淅川县因此提出“建、管、种、转”经一起念。县财政拿出4.5亿元为全县17个乡镇和150个中心村建设污水处理厂点;吸纳贫困户成立3000人的库区清漂管护队伍;以每年超10万亩、连续13年河南省第一的速度种树造林;帮助数十万库区群众转产、转业,按照“短期食用菌、中期林果、长期旅游”的产业规划,发展生态休闲农业。

“拆”字诀在痛,而“建、管、种、转”惟艰。淅川县库区有120多万亩石漠化地貌,为保护水质,群众扒开石缝植树种草,打造出颇具特色的“淅川梯田”;禁止网箱养鱼之后,马蹬镇的寇元钦带领群众上岸养蟹,为了不污染水质,试验多年历

寇元钦说。

多年转型,淅川县库区的“绿衣”越织越密,脱贫之路也越走越宽。如今的汤山矿场“变身”湿地公园,山上林木青翠,山间步道蜿蜒,与渠首、丹江交融成景。九重镇等三个乡镇绕渠首打造出万亩石榴园,带动4000多户农民增收;厚坡镇打造出数千亩稻虾共作基地,2100多户农民依靠养殖有机稻虾脱贫;荆紫关镇庙岭村调整种植结构后,发展起千亩中药、千亩樱桃、数百亩核桃……

绿色转型让群众尝到了“护水之甜”。毗邻丹江口水库的仓房镇磨沟村,2016年还是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的贫困村。撤掉养鱼网箱、关闭采矿、投入千万元改造道路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之后,磨沟村乡村旅游迎来井喷。“现在,全村已有33户农家乐,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。”村支书彭全均说。

近六年来,南水北调中线累计安全调水超过300亿立方米。而今年2月,淅川县以“连续4年脱贫攻坚综合评估居河南省前5”的成绩高质量脱贫。不久前,淅川县取丹江水而造的“芈月山”牌矿泉水正式上市。芈姓是诞生于楚地的古老姓氏,一瓶清水融入千年文化,也寄托致富希望。从承受“护水之重”,到初尝“护水之甜”,山水无言,写尽丹渐巨变。

经挫折,培育出河南省规模最大的绿色养蟹基地。“现在,我们的蟹不喂饲料,只吃鱼虾。”

新华社郑州电(记者王丁、李鹏)地处伏牛山区的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是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唯一的“天窗县”——被众多贫困县“包围”的非贫困县。而帮助这个县打开贫困“天窗”的“金钥匙”之一便是小香菇。

从全国最大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到全国最大的交易基地,再到全国最大的出口和深加工基地,西峡香菇“三级跳”,不仅让这个山区县跳出贫困,跳出生态之困,而且培育出百亿级大产业,从而与世界紧紧相连。

20世纪八十年代,地处深山的西峡县还是河南贫困的山区县之一。为摆脱贫困,西峡县抓住“南菇北移”机会,大力培育香菇。

“1982年到1997年,西峡县成为全国最大的椴木香菇生产基地,但也走了不少弯路。”西峡县菇农多达5万户、近20万人,许多从业者至今还记得,椴木香菇以整段树干为培基,“树木越砍越少,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。”

形势倒逼香菇必须“起跳”。面对刚上规模就遭遇的严峻生态之困,1997年至2015年,西峡县一边探索禁伐,从林木资源丰富地区外调菌材;一边号召全县菇农转产基质利用效率和科技含量更高的袋装香菇,并将产业链从种植向附加值更高的交易环节延伸。

一批“菇农”变身“菇商”,西峡县培育出全国最大的香菇交易市场。

进入全国最大香菇交易市场所在的双龙镇,香菇元素和香气扑面而来。在该镇仅千余人的双龙村,香菇交易门店就多达400家,常驻外地客商300余人,常年从事香菇加工、分级、购销的人员5000余人,市场年交易干菇360万公斤,交易额超过14亿元。

种植技术的提升和产业升级,让西峡香菇产业的“标准化”突飞猛进。

2015年,西峡香菇标准化生产率超过98%,这也为西峡香菇“跳向”深加工和海外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标准化最大的优势是让产品质优可控。在西峡县河南伏牛山百菌园的企业园区内,4座共占地1.6万平方米的标准化智能温控大棚正在繁忙出菇,不远处还分布着菌棒、菌种以及香菇加工车间,每年有800万袋菌棒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向周边乡镇。而在园区仓库,加工包装好的各类香菇食品码放整齐,等待出海。

“一公斤香菇腐竹在海外可以卖到28美元。”创办百菌园的晋东亮是西峡县较早的“菇商”之一。他从香菇购销经纪人起家,把自己的销售网从国内拓展至海外后,返乡创立了集研发、生产、种植、加工、销售为一体的百菌园公司,身份也从“香菇贩子”变成了企业家。

2016年,晋东亮又在园区创办电商培训基地。“现在,基地已经培育了20多家企业淘宝店和200多家个体淘宝店,30家农民个体店年销售额超过千万元。”晋东亮说。

如今,像晋东亮这样从香菇产业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如雨后春笋,成了西峡县宝贵的人才资源。

据统计,截至2019年,西峡县香菇加工、出口企业已高达300多家,年交易额超过200亿元,年创汇超13亿美元,15年增加了424倍。

香菇“三级跳”,不仅让西峡县跳出贫困,也跳出了绿色发展之困。

近年来,为彻底解决香菇菌材的资源消耗,西峡县大力推广香菇产业绿色循环发展,以果木废料和菌草生产菌棒,出菇之后,再以废菌棒生产有机肥还田。2019年,西峡县森林覆盖率恢复至80.3%,居河南省前列。

西峡县委书记周华锋说,西峡香菇从“靠山吃山”起步,在“守护青山”中转型,实现“买全国、卖全球”跳跃发展的核心就是解决好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。

如今,西峡香菇“三级跳”仍在伏牛深山继续深化。据介绍,为改变以贴牌出口为主的局面,打造西峡香菇国际影响力,今年元旦,全国首列县级农产品出口专列——“西峡香菇铁海快线(中欧)专列”驶向欧洲;志在深度开发国际市场的“西峡香菇集团”组建工作提上日程;而以香菇为特色的河南省农科院西峡分院也将于明年投入使用。

西峡:香菇“三级跳”,育出百亿大产业

卢氏:万人“同战贫”,搬出深山造“富窝”

超万人的扶贫搬迁社区带着“乡村再造与脱贫攻坚”的双重任务,走到了风口浪尖。

2018年9月搬迁入住后,为了最短时间凝聚万人战贫困,卢氏县抽调全县优秀干部到兴贤里,从零起步建立起“管委会+街坊理事会+楼区”和“社区党总支+街坊党支部+党员先锋队”双重组织体系,先后成立基层党支部3个、党小组15个,公开招聘楼长30名。

组织体系再造,让935个松散村组直接过渡到集中化社区管理。

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“妇女儿童之家”和“日间照料中心”,宽敞整洁的房间内,孩子们开展活动,老人们一旁下棋,不仅“幼有所抚、老有所养”,而且解决了许多贫困家庭的后顾之忧。

组织新变激发发展裂变。按照“向外输出一批、就地安置一批、产业转移一批”,兴贤里依托10家职介培训机构和配套建设的扶贫车间、食用菌产业基地,再造产业发展体系。

在社区正中心的十字街口,可安置数百人的扶贫车间内,兴贤里的女工们正在赶制毛绒玩具;而在社区外,554个大棚组成的香菇基地内,进料、出菇繁忙进行。“有了产业支撑,5684名社区有效劳动力已全部就业。”黑华宁介绍说。

发展裂变带来精神蜕变。全县最贫困户凑起来的兴贤里仅残疾人、慢性病患和低保户三类

“特困群体”就高达近4000人。许多家庭靠“拉一把”还不行,兴贤里就再造基层自治体系,“让他们自己站起来”。

为了激发内生动力,兴贤里先后引导群众成立35人社区宣讲团、80人合唱团、100人秧歌队、200余人广场舞队、300余人志愿者服务队,开办各类扶志活动超过130场。

“我一定要坚强!”搬迁前,38岁的田喜会拖着患病的父亲和兄、弟3人,居住在横涧乡深山,2010年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一把大火把全家烧个精光,搬入兴贤里后,田喜会住上新房,又当上了转移就业的联络员。2019年,田喜会脱贫又脱单。为回报社会,他一心扑在工作上,每年帮社区安排转移就业一二百人。

翻开兴贤里集纂的群众宣讲团发言录,朴实语言里一个个自强不息、互帮互助的感人故事,犹如一部乡村“脱贫奋斗史”。官坡镇的苗青春搬入社区后,学着开店做生意,最忙的时候,一个人一边卖手机充值卡,一边卖烧饼,还不忘帮邻里找工作,30多人在他的帮助下就业;潘河乡的刘黑旦搬到社区后,在绿化工地打工,2019年他成立劳务公司帮助社区转移就业……

黑华宁说,两年来,在党的领导下,充分组织群众、发动群众,兴贤里贫困群众信任党、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。9月底前,“两岁”的兴贤里万名贫困群众全部脱贫。

三川镇的大红川曾是一条贫困川,发展旅游让这里变了样。

2018年,大红

村的董留纪夫妇在政府补贴下把5间民房改造成了二层宾馆,变身“旅游产业工人”。“去年6月一开业就游客爆满。”一年挣了好几万元的董留纪,趁去年冬天,又把客栈扩建到三层。村党支部书记王献说,近3年,全村农家宾馆已发展到28家。

沿大红川走访,一个初具规模、业态各异、链条互补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正在崛起:火神庙村依靠抱犊寨景区发展起来了30多家农家宾馆;祖师庙村则把贫困空心村打造成了豫西民居特色的原生态民宿村;柳子村则瞄准旅游商品建起了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,依托全县近12万亩有机核桃,开发出7个系列的核桃产品……

“原来卖干果,现在深加工;以前按袋卖,现在论克卖。”栾川县扶贫办主任张六锦说,为延长旅游产业链条,仅2016年以来,全县扩建的农产品扶贫基地就达27个,“目前,旅游产业已带动全县6大类81款农副产品转化为‘栾川印象’系列旅游商品”。

目前栾川县已发展旅游乡村53个,其中贫困村26个;13万名群众变身“旅游产业工人”,吸纳县外就业3万人,近1.3万名群众从发展旅游中脱贫。

栾川:钼都“谋四变”,深耕旅游终“破茧”

现在,栾川旅游投资超亿元的13位企业家中,有11位曾是矿老板,带动全县打造出9个4A级以上景区。

产业转型守护绿水青山,植树造绿修复绿水青山。

自绿色转型以来,栾川县划定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区,关闭区内60余家采选矿企业,完成77万平方米矿山生态治理、355万平方米尾矿库植被恢复。

近年来,栾川县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近12亿元,年绿化国土2万亩以上。“目前,全县森林覆盖率达82.7%,森林蓄积量1890万立方米。”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栾川分局副局长郭省说。

光有绿水青山不行,还要金山银山。

脱贫攻坚前,35万人的栾川县贫困人口多达3.9万。“为让绿色产业惠及广大农民,旅游发展必须由点及面,从景区转向全域、全民。”栾川县委书记董炳勋说。

为此,栾川县把贫困村按照景区型、景区依托型、生态农业型、无景点度假型、配套服务型等类型分类,提出“四变”,即“变贫困山村为美丽乡村,变贫困农民为旅游工人,变特色农产品为旅游商品、变贫困县为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”,因地制宜编制规划和发展路径。